★刘宜庆专栏 民国谭屑

北洋政府最后一位总理

北洋政府最末一位内阁总理潘复,在位一年,是北洋政府32届内阁中任职时间最长的。

潘复出生于济宁一个小官僚家庭,但并不意味着他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,有当官的命。潘复在官场飞黄腾达不是拼爹,而是他有一位奶妈。这位奶妈不是别人,是靳云鹏的亲娘。潘父在河南做州官时,潘复出生,母亲没有奶水,恰巧靳母在家乡刚生下靳的弟弟靳云鹤不久,因家庭贫苦,被潘父给儿子雇为奶母。后来靳、潘两位先后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,济宁当地便有了“一个妈妈,奶出两个国务总理”之说。

长袖善舞、左右逢源是潘复的过人之处,更为关键的是,他一向跟对了人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,程德全出任江苏都督,潘复担任他的秘书。两年后,程德全放下名利,立地念佛。潘先到关外投奔张作霖幕府,后被山东都督周自齐任命为山东省实业司司长。

潘复当过官,做过实业,时来运转靠的还是兄弟靳云鹏。靳云鹏当了国务总理之后,潘复把当年的奶妈当成了亲娘,出入靳家如同自家。潘复很快便担任了北洋政府的代理财政总长一职。

潘复喜欢和有地位和权势的人结为亲家,他和靳云鹏不仅是兄弟还是亲家,还和张勋、陈光远等均结为儿女亲家。

结交“三不知”(不知手下兵有多少、不知钱有多少,不知姨太太有多少)将军张宗昌是投其所好。吴佩孚、张作霖、张宗昌联合在南口与冯玉祥作战,潘复从北京送妓女到南口服侍张宗昌,深得张宗昌的欢心。张宗昌好赌,输掉银元。潘复善赌,赢得人脉资源。潘复打麻将,根本不用看牌,用手一摸便知。靠着这出神入化的绝技,结交各路军阀显贵,玩得风生水起,又不显山露水。

1920年,张宗昌被江西督军陈光远打败后,闲居北京。“狗肉将军”不开心,潘复哄他开心,陪他豪赌滥嫖。有一次,张宗昌输急了眼,从口袋里掏出刚从陆军部领来的5万元军饷支票,当场签名拍在赌桌上。官场失意,赌场也失意,揭开牌就输给了潘复。潘复不慌不忙,点燃支票当了烟捻,气定神闲地说:“咱哥们义气,就值5万块钱吗?”把张宗昌感动得差点没有流泪。

潘复在财政部的时候,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大发其财。著名报人林白水一向在《社会日报》对北洋军阀嬉笑怒骂,这次他对潘复做文章,潘复字“馨航”,按照林白水这位福建人的发音读作“肾囊”。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,无论怎么搞只能在肾囊之外,而不能挤入肾囊。潘复怒不可遏,张宗昌命令宪兵司令派人将林白水逮捕,经过酷刑审讯,判决林白水就地正法。

1927年6月,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,自称“大元帅”,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。此前,靳云鹏踌躇满志,拟好了就职宣言,准备梅开二度,不料兄弟潘复从背后杀出,捷足先登。兄弟反目成仇,靳云鹏对潘复恨之入骨。一直到潘复死后,靳还不原谅“负义小人”。

潘复在内阁总理一职胜出,显然是各方势力斗争又协调的结果,也和奉系觉得他在筹集军饷上很有办法不无关系。早年潘复为江苏都督程德全担任秘书时,程因军饷问题多次上书未批,潘复将呈文稍作改动,军饷立即拨下。此事轰动一时,被誉为“江北才子”。

1927年北伐风起云涌,潘复的内阁总理宝座摇摇欲坠。在蒋、桂、阎、冯的联合进攻下,张作霖于1928年6月3日夜离京,秘密出关。列车于4日晨在皇姑屯被日本预伏的炸药炸毁,他回到沈阳后不久即死去。而潘复也在这次列车出京,但他在天津下车,逃过一劫。

此后,潘复在天津的豪门大宅中做愚公,潘公馆成了朝野官僚的“俱乐部”。

1936年9月12日,潘复在北平逝世。北洋军阀的官场就是一大染缸,潘复在其中游刃有余,不可能洁身自好。但平津地方政府以及军政要人,面子还是给的。念其跟随张学良,被聘请为高等顾问,响应国民军北伐,宣布东北三省“易帜”。潘复的身后事,享尽哀荣。平津朝野政客名流,均亲临致祭,共有北平市市长秦德纯、萧振瀛、李思浩、陈觉生、章士钊、吴佩孚、江朝宗等300余人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亲临祭奠,对潘之家属殷殷致慰。前来致祭者,还有梅兰芳、尚小云等名伶。

看一看北洋军阀以及民国将军送的挽联,会发现死亡真是一件纯白的孝服,将一切遮掩得干干净净。宋哲元挽题“骑箕天上”;徐世昌挽题“济上清材”;曹锟挽题“仙岛归真”;吴佩孚挽题“功在中枢”;张学良挽题“绩著旂常”。混迹北洋政府一政客,就这样完美谢幕了。

★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

见鬼

清朝,天津蓟县北有个村民叫洪四,性格开朗,好饮酒,好开玩笑。一日赶集归来,天已黄昏。醉醺醺的洪四走到河边,碰到两妇女正蹲在那里洗衣服。洪四见妇女身边有个木碗,就走过去说,哎,大姐我口渴了,借你的碗舀水喝。两妇女回身看看他,怒斥道,醉汉,竟敢唐突我们!洪四不明就里,却见两妇女同时起身,“扑”的一声扎进水里,再无踪影。

洪四晕头转向,心想,这都哪儿跟哪儿啊。晃晃脑袋再想,不由一惊:原来是碰到鬼了。

好在还有一肚子酒垫底,洪四壮着胆子继续沿河前行,见一伙儿小孩儿正在跳绳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,跳得好开心。洪四酒兴大发,一下子蹦过去,加入到跳绳队伍,不料被绳子绊倒在地,摔个狗吃屎。小孩儿们哈哈大笑,齐声喊:笨蛋,笨蛋。洪四爬起来追逐之。小孩儿们说,哟嗬,原来是醉鬼。纷纷跳入河中。一阵风吹过,水面微波荡漾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洪四惊曰,又遇到鬼了。

继续往前走,见到一个庙。洪四赶紧跑过去,见门口站着一个道士。洪四说,妈呀我刚才碰到鬼了。不知那些鬼为何见了我纷纷跳河,莫非他们讨厌醉鬼?算了不说了,麻烦你给我倒杯茶压压惊。道士说,呵呵,其实,我也是。你这个醉鬼真恶心!说完紧跑两步,一头扎进水里。洪四目瞪口呆,头皮发麻。回神一想,庙里住的是和尚,怎么会出来道士呢。

洪四不敢沿河走了,担心再碰到水鬼。好在此时村庄已在眼前,他口渴至极,走进村头一户姓毛的人家,向毛家老婆讨水。毛家老婆把他让进屋,让其稍坐,转身进入别屋。等了好半天,毛家老婆也没出来。洪四有点着急,走进别屋一看,见那妇人赫然挂在房梁上。哎呀,洪四这回可是真受惊了,一溜烟蹿出去,直奔自己家。

回家跟妻子讲了一路上的遭遇后,妻子说,今天早晨毛家老婆跟大伯哥吵架,一怒之下上吊自杀了,怎么晚上又吊了一回呢?莫非是碰到鬼了?

洪四想,看来真是见鬼了。见鬼多了,也就见怪不怪,甚至整得跟喜剧一样了。

★八月天专栏 乡村记忆

逮知了

蝉在坊间叫知了,其原因据说有二,一是蝉与禅谐音,出自佛家,所以称“知了”;二是根据它的叫声而取。究竟哪种说法正确,无从考证,也无关紧要。

豫北乡村,人们喜欢知了的不二原因,应该是它的肉好吃。在食物匮乏的时代,知了是除了过年过节之外人们能吃到的最主要的肉类食品。逮知了,堪称那时候夏季的狂欢,男女老少都会参与。

逮知了分三个阶段。首先是摸知了猴儿,即捉未蜕变的幼虫。天至黄昏,知了猴儿便从地里钻出来,爬到树上、草丛上、墙上等一切可以攀爬的高处。人们便拿着铲子、小提篓(或铁碗等容器),在村边的树林里、路边的树下搜寻,看到爬出来的知了猴儿,出手即获,放入篓中。还可以在地面上找,看到有绿豆粒大小的洞眼儿,用手一抠,变大了,里边肯定窝着一个知了猴儿,多数时候用手指一引便出来了,勾引不出来的,就用铲子挖。捕获的知了猴儿,多了就放在篮子、篓子等透气的容器里扎好口,少了就用搪瓷盆、碗扣在案板上,让它们在里边蜕变。

第二个阶段是深夜到凌晨,拿着手电和长棍,在树上找。这时候,大部分知了刚从壳里蜕出来,附在知了皮(蝉蜕)上,细嫩细嫩的,翅膀或未展开,或刚刚舒展,还不能飞翔,手到其来,皮与知了通通收入囊中。高处的就用长棍,一碰即落地。

第三个阶段是逮成熟的知了。这纯粹就是为了玩,干这事的多为十几岁的半大男孩儿。这个难度比较大,方法也五花八门,有用长杆绑上尼龙丝套的,有用面筋沾的,还有用高粱尖插上针以弓射的,也有直接用手抓的。逮知了的过程充满了乐趣,没书读,没电视看,更没有网上,那也算是弥足珍贵的游戏了。烈日炎炎,知了高叫,树丛中或大树下,一个或几个少年神情专注,满头大汗,拿着工具或徒手逮知了的情景,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。大人在夜里也会搞燎知了:在大树下点一堆火,然后踩树,树上的知了便自投罗网,飞入火中,被烧熟吃掉。

知了的吃法很简单,用火烧熟,或用盐腌了在锅里炕熟(不放油)即成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知了皮作为一味中药,一斤能卖两块五毛钱。可以说,这是农家孩子财富收入的最主要来源。每到夏季,大家都会废寝忘食地摸知了猴儿、搜集知了皮。

★彭来歌专栏 有医说医

妙画一卷成良医

清代文人沈起凤在其文言小说《谐铎》中,曾经讲了一个用画治病的小故事。

安徽黄山蜉溪村有一个名叫潘琬的年轻人,相貌堂堂,玉树临风,按现在的说法,绝对的花样美男一枚。他的妻子尹氏,长得也是如花似玉,只是喜欢猜疑,妒忌心很强。潘琬平时只喜欢舞文弄墨,大多时间都跟媳妇厮守在一起。潘琬还另有一处房产。这房屋庭前植有海棠数株,每当海棠花开时节,潘琬就常与媳妇在此游玩、嬉戏,笑语盈盈,不亦乐乎。后来,若干年后,潘琬得病而死,英年早逝。守了寡的尹氏大为悲恸,整日郁郁寡欢。一日,她再次路过种有海棠的那处房产,恰逢海棠盛开,花枝烂漫。尹氏睹物思人,触绪萦怀,一时间神情恍惚,不久就生了重病,久医无效。尹氏有个本家兄弟叫慧生,他喜爱作画,听说尹氏的事后,说:“这是心病,还得心药来治。”于是,慧生就画了很多幅画作,画面上大多是潘琬的“风流韵事”,他常常躺在海棠树下,周围有五六个妖艳的女子,有的在拈花,有的在嗅花,有的正等着潘琬将海棠花插到自己头上……随后,慧生便将画作拿给了尹氏,说:“以前姐夫在世之时,曾把一卷画放在我家里,当时害怕姐姐生气,就一直在我那放着。现在姐夫已经故去了,我觉得还是完璧归赵的好……”尹氏接过这些画,看了很久,气得满面通红,说:“没想到这家伙竟干出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?”慧生添油加醋说:“姐姐不要执迷不悟了,现在的男人只要不在媳妇眼皮子底下,就该想入非非,拈花惹草了。”尹氏越想越觉得为了这样的男人抑郁成疾,真是不值得的事儿,心结就慢慢解开了。半月左右,身体竟痊愈了。于是,尹氏就把那些行乐图付之一炬,还带着家人,把那些海棠树砍了个干干净净……

因为思念亲人而抑郁成疾,这无论是在古代,还是在今天,都是常有的事儿。这样的疾病,最初都是心理、精神、情绪等方面的因素,也即是心理疾病。针对这样的疾病,一般的药物治疗效果并不明显,需要根据具体情况,做出相对应的疗法。一卷画作,竟然治好了一个女子的心病,这其实是“厌恶疗法”的功效,原本是爱得死去活来的丈夫,突然间发现了他原来曾犯过不可原谅的错误,当初的爱意和思念,无形之中就会大打折扣,甚至由爱生恨,与之同时,当初悲伤的情绪无疑也会减弱或转化,心病已除,身体上的恢复也仅仅就是时间的问题了!